



同治辛未重雕抱經堂本

經
典
釋
文

粵秀山文瀾閣藏版

重雕經典釋文緣起

前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盧文弨撰
此書雕版行於海內者止崑山徐氏通志堂經解中有之
宋雕本不可見其影鈔者尙閒儲於藏書家余借以校對
則宋本之譌脫反更甚焉當徐氏梓入經解時其撲塵掃
葉誠不爲無功然有宋本是而或不得其意因而誤改者
亦所不免且今之所貴於宋本者謂經屢寫則必不逮前
時也然書之失真亦每由於宋人宋人每好逞臆見而改
舊文如陸氏雖吳產而其所彙輯前人之音則不盡吳產
也乃毛居正著六經正誤一書譏陸氏偏於土音因輒取
他字以易之後人信其說遽以改本書矣又凡切音有音

和亦有類隔陸氏在當時或用類隔未嘗不可以得聲而後人疑其不諧亦復私爲改易注疏本多有之幸本書尙無恙然其浸淫以疑惑後人者不少矣古來所傳經典類非一本陸氏所見與賈孔諸人所見本不盡同今取陸氏書附於注疏本中非強彼以就此卽強此以就彼欲省兩讀翻致兩傷又本書中如孝經論語爾雅多以校者之詞羸入之今雖不遽刪削唯略爲之閒隔使有辨焉唐人經典多不全用說文陸氏意在隨時不取駭俗此書中閒亦引許氏以正流俗之非而不能盡一信從且有以俗字作正文而以正體爲附注者至其點畫之閒亦每失正觀唐人石經及五經文字所載皆是習相沿用今亦仍而不革

庶乎不損本真然於六朝人所用甚鄙俗字陸氏固未嘗
闕入也余念此書闕經訓之蓄畚導後人以涂徑洗專已
守殘之陋匪博學詳說之資先儒之精蘊賴以畱俗本之
譌文賴以正實天地閒不可無之書也而年來流傳漸少
學者不能盡見因爲之手校重雕第以遲暮之年精力慮
有不周刻成猶再三校目幾爲之昏弗恤也其文舊皆連
屬今審其可離者離之以便觀者書中是非及今所因革
以嘗所聞於師友者別爲攷證附於當卷之後不以殺亂
本書時

乾隆五十有六年歲在重光大淵獻九月旣望書於常州
龍城書院之取斯堂

經典釋文卷第一

序錄

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撰

序

夫書音之作作者多矣前儒撰著光乎篇籍其來既久誠無閒然但降聖已還不免偏尚質文詳略互有不同漢魏迄今遺文可見或專出己意或祖述舊音各師成心製作如面加以楚夏聲異南北語殊是非信其所聞輕重因其所習後學鑽仰罕逢指要夫筌蹄所寄唯在文言差若毫釐謬便千里夫子有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斯富哉言乎大矣盛矣無得而稱矣然人稟二儀之淳和含

五行之秀氣雖復挺生天縱必資學以知道故唐堯師於許由周文學於虢叔上聖且猶有學而況其餘乎至於處鮑居蘭翫所先人染絲斲梓功在初變器成采定難復改移一薰一蕕十年有臭豈可易哉豈可易哉余少愛墳典留意藝文雖志懷物外而情存著述粵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循省舊音苦其太簡況微言久絕大義愈乖攻乎異端競生穿鑿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旣職司其憂寧可視成而已遂因暇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訪異同校之蒼雅輒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合爲三秩三十卷号曰經典釋文古今竝錄括其樞要經注畢詳訓義兼辯質而不野繁而非蕪示傳一家之學用貽後

嗣令奉以周旋不敢墜失與我同志亦無隱焉但代匠指南固取誚於博識既述而不作言其所用復何傷乎云爾

條例

先儒舊音多不音注然注既釋經經由注顯若讀注不曉則經義難明混而音之尋討未易今以墨書經本朱字辯注用相分別使較然可求舊音皆錄經文全句徒煩翰墨今則各標篇章於上摘字爲音慮有相亂方復具錄唯孝經童蒙始學老子衆本多乖是以二書特紀全句五經人所常習理有大宗義行於世無煩翫縷至於莊老讀學者稀故于此書微爲詳悉又爾雅之作本釋五經既解者不同故亦略存其異文字音訓今古不同前儒作音多不依

注注者自讀亦未兼通今之所撰微加斟酌若典籍常用
會理合時便即遵承標之於首其音堪互用義可竝行或
字有多音衆家別讀苟有所取靡不畢書各題氏姓以相
甄識義乖於經亦不悉記其或音一音者蓋出於淺近示
傳聞見覽者察其衷焉然古人音書止爲譬況之說孫炎
始爲反語魏朝以降蔓衍寔繁世變人移音訛字替如徐
仙民反易爲神石郭景純反燄爲羽鹽劉昌宗用承音乘
許叔重讀皿爲猛若斯之儔今亦存之音內旣不敢遺舊
且欲俟之來哲書音之用本示童蒙前儒或用假借字爲
音更令學者疑昧余今所撰務從易識援引衆訓讀者但
取其意義亦不全寫舊文典籍之文雖夫子刪定子思讀

詩師資已別而況其餘乎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茲遂生矣戰國交爭儒術用息秦皇滅學加以坑焚先聖之風掃地盡矣漢興改秦之弊廣收篇籍孝武之後經術大隆然承秦焚書口相傳授一經之學數家競爽章句旣異踳駁非一後漢黨人旣誅儒者多坐流廢後遂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於石碑之上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取則未盈一紀尋復廢焉班固云後世經傳旣已乖離傳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說安其

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弊此學者之大患也誠哉是言余
既撰音須定紕繆若兩本俱用二理兼通今竝出之以明
同異其涇渭相亂朱紫可分亦悉書之隨如刊正復有他
經別本詞反義乖而又存之者示博異聞耳經籍文字相
承已久至如悅字作說閑字爲閒智但作知汝止爲女若
此之類今竝依舊音之然音書之體本在假借或經中過
多或尋文易了則翻音正字以辨借音各於經內求之自
然可見其兩音之者恐人惑故也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既
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
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
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今皆依舊爲音其字有別體則見

之音內然亦兼采說文字詁以示同異者也春秋人名字
氏族及地名或前後互出或經傳更見如此之類不可具
舉若國異名同及假借之字兼相去遼遠不容踈略皆斟
酌折衷務使得宜爾雅本釋墳典字讀須逐五經而近代
學徒好生異見改音易字皆采雜書唯止信其所聞不復
考其本末且六文八體各有其義形聲會意寧拘一揆豈
必飛禽即須安鳥水族便應著魚蟲屬要作虫旁草類皆
從兩中如此之類實不可依今竝校量不從流俗方言差
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爲鉅異或失在浮清或滯於沈
濁今之去取異祛茲弊亦恐還是齷音更成無辭夫質有
精麤謂之好惡

竝如字

心有愛憎稱爲好惡

上呼報反下烏路反

當體

即云名譽音預論情則曰毀譽音餘及夫自敗薄邁反敗他補邁反

之殊自壞呼怪反壞撤音怪之異此等或近代始分或古已為

別相仍積習有自來矣余承師說皆辯析之比人言者多

為一例如而靡異邪不定之詞也弗殊莫辯復扶又反復重也

音服反也寧論過古禾反過古臥反又以登升共為一韻攻公

分作兩音如此之儔恐非為得將來君子幸留心焉五經

字體乖替者多至如龜鼉從龜亂辭從舌席下為帶惡上

安西析旁著片離邊作禹直是字譌不亂餘讀如寵丑隴反

字為寵力孔反錫思歷反字為錫音陽用支普上反代文武云反

將无音無混无音既若斯之流便成兩失又來旁作力俗以為

約勅字說文以為勞俵之字水旁作曷俗以為飢渴字字

書以爲水竭之字如此之類改便驚俗止不可不知耳

次第

五經六籍聖人設教訓誘機要寧有短長然時有澆淳隨病投藥不相沿襲豈無先後所以次第互有不同如禮記經解之說以詩爲首七略藝文志所記用易居前阮孝緒七錄亦同此次而王儉七志孝經爲初原其後前義各有旨今欲以著述早晚經義摠別以成次第出之如左

周易

雖文之周代而卦肇伏羲既處名教之初故易爲七經之首周禮有二易連山久亡歸藏不行於世故不詳錄

古人尙書

既起五帝之末理後三皇之經故次於易伏生所誦是曰
今文闕謬處多故不別記馬鄭所有同異今亦附之音後

毛詩

既起周文又兼商頌故在堯舜之後次於易書詩雖有四
家齊魯韓世所不用今亦不取

三禮

周儀二禮竝周公所制宜次文王禮記雖有戴聖所錄然
忘名已久又記二禮闕遺相從次於詩下三禮次第
周爲本儀爲末先後可見然古有樂經謂之六籍滅亡既
久今亦闕焉

春秋

既是孔子所作理當後於周公故次於禮左丘明受經於仲尼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三傳次第自顯

孝經

雖與春秋俱是夫子述作然春秋周公垂訓史書舊章孝經專是夫子之意故宜在春秋之後七志以孝經居易之首今所不同

論語

此是門徒所記故次孝經藝文志及七錄以論語在孝經前今不同此次

老子

雖人不在末而衆家皆以爲子書在經典之後故次於論語

莊子

雖是子書人又最後故次老子

爾雅

爾雅周公復爲後人所益既釋於經又非次故殿

末焉衆家皆以爾雅居經典之後在諸子之前今微爲異

注解傳述人

宓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於天文俯則察於地理觀鳥獸

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

或云因河圖而畫八

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文王拘於羑里作卦辭周公作爻